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一書楚人如齊人例書征伐先主兵

二十七年注傳言至兵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

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為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

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二十七年杞用夷禮卷末

二國老卿大夫致仕者

國老皆賀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三用子玉以靖國靖内而敗外

子之至國也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為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四

三軍中為尊二軍上為尊

謀元帥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為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

五郤穀五十守學彌篤使為元帥

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郤穀公從之

六漢魏闇因伏生謬混虞夏書

注尚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古文虞書並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

為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為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畧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七　晉文公利民非一民懷其生

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為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寛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

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

八魯刺公子買内殺大夫皆書刺

二十八年注公子至其罪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盖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内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

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庫門之外臯門之内故小司冦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於此訊之也魯史獨設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為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為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

九　魯殺子叢告晉楚之詞異

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

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屬楚諸侯

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

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令

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為楚戍

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十 晉執曹伯畀宋人三傳異杜謂譎而不正

注畀與也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

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

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為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為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為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一十一會以國為序盟則異姓為後

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
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其次與會不
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也王臣臨之異
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名陵之會傳稱
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傳文則
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國皆蔡

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二十八年城濮不書陳蔡卷末

二十左氏於踐土無名王之事與公穀異

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

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名王来踐土左傳於此無名王之事直云作王宫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宫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名之

十三 會温陳在鄭下與後至例異

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盖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慭杜云秦小子

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為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為說耳

十四　釋距躍曲踊三百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

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十五西廣東宮兵

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為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十六食言肥直氣飽

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偽不實也哀二十五年
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
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
言為偽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注直氣盈
飽正義曰素訓為空忿懟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

十七傳舉鞻靷鞅靽小事明諸事皆備

說文云鞻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
不同盖以時驗而為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

朐者有在腹為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修備明諸事皆備也

十八 王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

注大輅至有服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路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九十 秬鬯一卣

注秬黑至器名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

為上罍為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二十釋孟諸之麋

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河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耳釋水云水草交為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通

二十一　風于澤失馬牛又軍中亡旝

劉炫規過以為放牛馬於澤失大旆左旝不失牛馬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旝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旝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旝故知澤失馬牛軍失左旝

二十二　師有功則愷樂愷歌

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

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二十三　衛元咺訟君鍼甯代君坐獄

注大士至之義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為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為治獄史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為坐獄之主甯子為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

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二十四 甯俞為君職櫜饘

注甯俞至者深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為己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櫜大曰囊櫜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櫜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鬻糜也郭璞曰饘糜也

二十五 晉實名王而書狩此文公譎而不正

注晉侯至之事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旣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名諸侯來會于温温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

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為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名王何休云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案温去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温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二十六河陽趙盾泄治三事特稱仲尼曰

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治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弒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治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典變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為證

二十七諸侯與王人盟于翟泉沒公皆稱人

二十九年注翟泉至稱人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為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别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黒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

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二十八　晉自温會後嘗伐鄭鄭至今未服

且謀伐鄭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與温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来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内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

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亨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盖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二心也

二十九 杞用夷禮貶爵曰子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

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三十城濮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告略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為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

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畧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畧其陳蔡而不告也

三十一　晉有三軍今增置三行辟六軍名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八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闕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元年至四年上

一不譏喪娶言不待貶責而自明

文公喪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

絶以見罪惡是其義也

二遂不書公子婦姜不書氏

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説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内無貶于公之道内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説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

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
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
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
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
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
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
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
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

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畧賤之也

三奔者逃死四鄰放者受罪黜免

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寛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寛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

奔放者縁遣者之意為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求耳高哀身来至魯自魯而稱来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内外之文異耳

四　會棐林伐鄭先會後伐

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

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

五 諸侯之卿稱名氏所以尊君命

氏者位尊乃賜是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之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

六遂不書公子尊夫人

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夫人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其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

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不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耳

七 胥甲趙穿同罪異罰

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

八 春秋篡弑之君列會則位定

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為君

諸侯既已為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嘗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既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

九　宋魯弒君晉皆受賂

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

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虚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為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

十得大夫生死皆曰獲

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十一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師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毅言能彊毅

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

二十 犀兕可以制鎧

呉録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茍以答謳者耳

十三 晉靈公殺宰夫寘畚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為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為筥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

十四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

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十五 正燕不止三爵此趙盾小飲酒

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十六 服本趙盾遂跣而下杜跣作扶

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上堂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為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

十七 宦者學仕學者學經

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為異耳

十八越竟乃免以責盾謂卿位猶在

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為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為臣今君欲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

之於君能無絶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為國卿仗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内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絶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来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

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十九　無畜羣公子非驪姬詛乃國人詛

服虔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

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驪姬身為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黒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内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驪姬自為詛也若驪姬為詛不須言驪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驪

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楊干悼公之子慭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之外更無其人良由逼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二十公族之官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

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

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靖使兹四人者爲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修之使兹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二十一 適子之母弟卿大夫之妾子屬餘子

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

之次子也下云庶子為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二十二　晉有公族餘子公行周禮無此名

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為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

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二十三　卿適當為公族避屏季掌旄車

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孑孑干旄又曰建旐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為公族使避屏季故更為旄車之族自以身為妾

子故使其子為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為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二十四　盾使季為衰之意

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盡與屏季使季為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

屏季承其父後為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二十五　殯後啓前郊與五郊不廢

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

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欑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

闗中言之

二十六 釋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為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為水神者魯語賈逵注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揔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

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

二十七傳言夢天凡三皆恍惚之言

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巳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巳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巳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不勝也

二十八 公子士朝于楚合稱聘

朝于楚正義曰諸侯大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二十九 手五指各有名手足異名

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

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為將指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三十 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

父子也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稱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為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弑君之人以弑之為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

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茍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懐諸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

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一三十一弒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

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

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令為斷也

三十二　左弒列惟趙盾許止楚比棄疾餘從赴

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

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葢為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弒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為弒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潁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弒其父又嫌異於他

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辭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弒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弒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衛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

三十三　君失位臣出奔皆其自取

弒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為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説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三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王錫光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四年至十一年

一越椒射楚子汰輈及鼓跗著丁寧

及鼓跗著於丁寧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簨簴以縣鼓故為作跗若殷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

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錞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二兵車無蓋以笠轂禦寒暑

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為允耳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邍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

三諸侯嫁女於大夫書嫁不書歸

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為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遺體許人必告于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于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

歸也

四

女適人當稱夫族以反馬乃成婦

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為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五

宣公執辱連昏鄰國之臣書至以示過

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胎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

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六何休難昏禮無反馬鄭玄答之

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

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經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

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

助祭也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髙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七 盈其貫杜劉異義

盈其貫者杜以為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桀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為習

八 周易論變雖不筮必以變言

豐卦上六變而為純離之卦故為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為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

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為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為上六以隂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絶跡深藏者也蔀者覆蔀之物也豐大其屋又蔀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户而闃然無人也經三歳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歳必滅亡

九有小乞大大乞小或彼此同謀

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

十慢盟主以取執辱故黑壤之盟諱不書

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纔慝弘多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爲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耻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十一　仲遂使齊以疾還非禮

實入竟而死遂也若實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

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黄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十二魯卿佐之喪納舞去籥不知廢繹

繹又祭繹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

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
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
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
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
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
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

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

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注云納舞去

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别名也沈氏云桀曾子

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

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十三 吳越本末

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

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

句或為工吏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吴為吴子又别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吴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吴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吏言發聲也濵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

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吴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勾踐滅吴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别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十四旱無麻葬始用葛茀

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為始此云始用葛茀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别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

也

十五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

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

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十六 而克葬乃克葬異辭

正義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曰昳又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

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

十七　洩冶死而書名不為春秋所貴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為春秋所貴釋例曰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

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欵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兾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十八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十九

書崔氏齊誤以族告非譏世卿

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

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已因君甍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畧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効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

獨責又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絶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絶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十二 對文族姓别散文通

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姓與族别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人為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

二十一 天子大夫稱字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注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

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二十二 鄭人討亂歜子家之棺不從卿禮

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歜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歜薄之使從何禮也

二十三 先書殺徵舒後入陳善楚子

案傳楚子為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為文故杜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為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為入陳因入乃討

陳賊則是惡楚子

二十四 納孔儀二臣善其功足補過

二子與君淫昬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例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迹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

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

二十五 使封人慮事

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慮謀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二十六 徵舒以王父少西為氏

禮以王父字為氏徵舒以夏為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二十七　楚討陳屬國從行

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

二十八　鄭自厲役以來南北兩屬故明年楚圍鄭

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

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逃歸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二十九　楚縣大夫僭稱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注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十二年至十三年

一宫即廟所從言異

宫即廟也象其尊貌則謂之為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為宫大宫宫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二陴堞俾倪短垣短墻女牆一物

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於傳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俾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三

厲宣鄭所自出桓武始封

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顧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

四

夷於九縣謂楚所滅九國

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

黄二十六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

五韓厥為萬曾孫或玄孫

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

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葢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六 楚以令尹為長而大宰卑

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為宰楚國仍别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七 右輅左追蓐謂在道非對陳時

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為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左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箱挾轅以為戰備楚陳以轅為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卧止之草故云為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在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

道分使耳

前茅慮無如今斥候蹹伏

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處有伏兵使蹹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

脉之明也

九中權後勁

中權後勁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十內姓外姓

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

十一等威文熊貴賤

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十二仲虺祖薛為奚仲之後

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為奚仲之後

十三引仲虺證兼弱引汋詩證耆昧

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為名焉鑠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為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而言耆昧者以汋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

十四軍帥軍佐

命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君之主帥以中軍佐濟謂一軍之内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僖二十八年胥臣已下軍之佐與此同也濟渡河

十五引師之臨論律否臧之義

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為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

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變為兑兑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兑兑為澤坎為法為澤坎為法象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

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夭塞不得整流以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違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

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兊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十六坎變為兊是衆散為弱

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為衆也易說

卦兌為少女故為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為兌是衆散為弱也

十七 有律以如已言法從人

有律以如已也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為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法從人也釋言云坎肆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卦坎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也今坎變為兌

為衆則散而為弱為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十八輿尸謂敗死亦訓尸為主

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彘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言其尸之或

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畧去之

十九 杜以蚡冐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冐蚡冐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桼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冐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二十 蓽路柴車藍縷敝衣

荆竹織門謂之蓽門則蓽路亦是荆竹編車故謂蓽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

敝衣服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二十一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兩廣之别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出一

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為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二十二 引穰苴司馬法證大偏法

下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

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十五乘為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為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可不可與此相對為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没者多故禮文不具

二十三　左右廣代主晝內官序當夜

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昬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二十四　鄭從楚未從楚本末

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

耳

二十五　挑晉師故言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二十六　車左射蔽矢之善者

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之中央故云左車左樂

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二十七　射麋麗龜謂著其背

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為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為此說也

二十八　廣車軘車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横陳之車服虔云輒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二十九

三代行軍有鉤車寅車元戎

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為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玄又釋其意鉤車

備誤鈎鞶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也

三十游闕謂游車擬補闕

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以擬補闕

三十一舊法先乘右廣今乘左

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旦則右廣初駕日中

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
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
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三十二 楚人惎晉脫扃扃横木可脫惎謂教

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為教也服䖍云扃横木
有木横投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横木張衡西京賦云旗
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為車上兵闌
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是

橫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三十三 楚教晉拔斾投衡使不帆風

斾扇風重故馬便旋而不能進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斾郭璞云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此斾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制必大矣故云斾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斾之左旃此之類也斾縣於竿揷之車上

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三十四　輜重輦皆以載物常在軍後

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五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粮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

始至於郷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岀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歴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三十五 武王克商作頌乃周公作

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神

明則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為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

三十六　頌一章而言卒章餘篇言三言六

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其三周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武

王者皆云我徂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思是語之辭不為義也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代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熟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三十七　楚為遷主作宫猶武王奠于牧室

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宫為此遷主作宫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

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三十八　進盡忠退補過二說

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或

當施之於君則稱進内省其身則稱退

三十九　還無社號申叔展為麥麴鞠窮等語

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為此說也觀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内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柰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

教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已身已展叔自謂也

四十先穀為原穀為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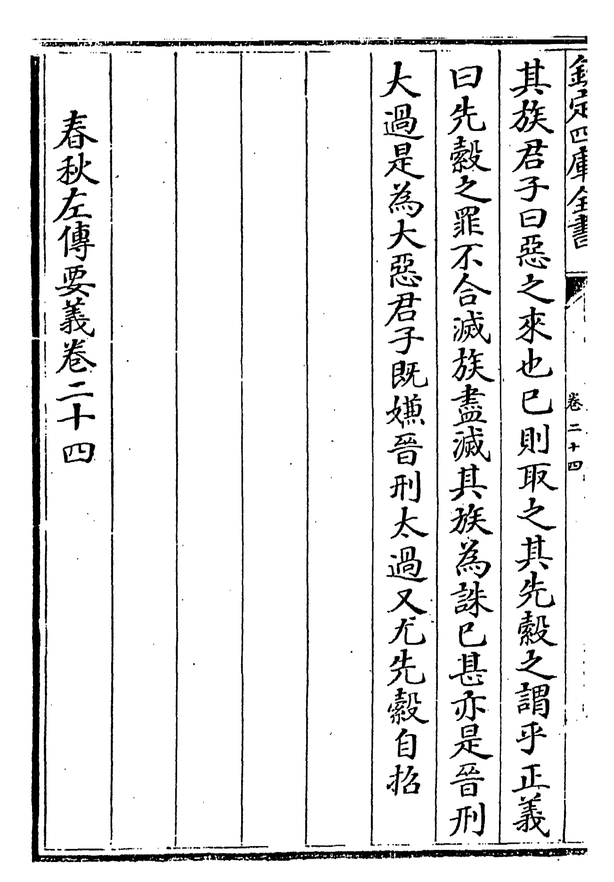
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為彘子服虔以為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四十一清丘之盟卿不盡今宋見伐可以免

十三年傳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侯皆合責也

四十二 先縠滅族晉刑大過縠亦自招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正義曰先縠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為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為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太過又尤先縠自招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四